

中國統計部門公布的數據顯示：目前內地共有城市六百六十一座，其中地級以上的大中城市二百八十七座。在這些城市中，許多城市就像人既有大名又有小名一樣，它們或富有悠久的人文內涵。

已有三千多年歷史的北京，自秦漢以來，一直是我國北方的重鎮。名稱先後被稱為薊城、燕都、燕京、大都、北平、京師、順天府等等。現在除稱北京外，因為是國都，故亦稱京城。上海，除現有名稱外還稱滬、淞滬。這是因為晉朝時，上海已處滬、沿海漁民用一種叫做「鳬」的工具捕魚為生。

「鳬」因與水關係密切，後被加上水字旁而成「滬」。此外，上海還稱申城。此名稱源於戰國楚大夫春申君擊發黃浦江的傳說，至清代尤為盛行。故清人賦予黃浦江一系列別稱：春申浦、春申江、申江、繼而稱申或申城。天津因海河的關係，別稱更多。沽上、

海津、三津、海門、津門、津沽、海上、析津、衛陽都是它的別稱。此外，還有天津衛、瀛津、章武、小揚州等別稱。重慶古稱江州。先後改稱巴郡、楚州、渝州、渝州。南北朝時，巴郡改為楚州。公元五八一年，隋文帝改楚州為渝州，重慶始稱「渝」。公元

稱羊城，長沙別稱星城，成都別稱蓉城，昆明別稱春城，貴陽別稱避暑之都，武漢別稱江城，南寧別稱五象城，杭州別稱武林，福州別稱榕城，長春別稱車城，瀋陽別稱奉天，哈爾濱別稱冰城，呼和浩特特別稱青城，拉薩別稱日光城，南京別稱金陵，太原別稱晉陽，石家莊別稱兵城，濟南別稱泉城，南昌別稱洪城，鄭州別稱綠城，西安別稱長安，蘭州別稱金城，西寧別稱石堡城，銀川別稱鳳凰城……

省會城市如此，非省會城市也是這樣。如承德別稱熱河，潮州別稱鳳城，徐州別稱彭城，大同別稱平城，西昌別稱月城，揚州別稱無城，蚌埠別稱珠城，惠州別稱鶴城，柳州別稱龍城，瀘州別稱酒城，青島別稱島城，曲阜別稱聖城，大連別稱濱城，蘇州別稱水城，廈門別稱鷺城，景德鎮別稱瓷都，瀋陽別稱冰城，石獅別稱服裝城，曲靖別稱麒麟城，汕頭別稱鹿城，寧波別稱甬城，大慶別稱油城，深圳別稱鵬城，煙台別稱港城，鞍山別稱鋼都，開封別稱汴梁……

以上省會城市和非省會城市所舉的別稱都只選取一個，事實上，哪一座城市基本上都有若干個別稱。

費為主，不再盲目追求高價和排場。

胡榮茂的《書外雜寫》（十張書友工作室，二〇〇七）就是本這樣的書，僅印三百本，最特別的地方是書後印有一頁《本書擬贈書師、書友名錄》，是印書之前已列好的名單，贈出二百二十冊，餘下能發售的，不足二百冊。我有幸名列書內，獲贈書，否則難以買到在千里外小城所出的書。

胡榮茂（一九三四—）筆名庶友，湖北武漢人，原是十堰市文化局局長，退休後任民間報刊《書友》編輯，既編且寫長達九年，最後選出有關書事雜文八十七篇，凡十八萬字，並請流沙河題字，出了這本包括《書外雜寫》、《文人雜記》和《往事雜憶》三部分的愛書人小書。他在書的摺頁說「本集是本人第一本，也是最後一本短文選」。我希望這是謙語，很快便能讀到第二本。

胡榮茂的《書外雜寫》（十張書友工作室，二〇〇七）就是本這樣的書，僅印三百本，最特別的地方是書後印有一頁《本書擬贈書師、書友名錄》，是印書之前已列好的名單，贈出二百二十冊，餘下能發售的，不足二百冊。我有幸名列書內，獲贈書，否則難以買到在千里外小城所出的書。

胡榮茂的《書外雜寫》（十張書友工作室，二〇〇七）就是本這樣的書，僅印三百本，最特別的地方是書後印有一頁《本書擬贈書師、書友名錄》，是印書之前已列好的名單，贈出二百二十冊，餘下能發售的，不足二百冊。我有幸名列書內，獲贈書，否則難以買到在千里外小城所出的書。

胡榮茂的《書外雜寫》（十張書友工作室，二〇〇七）就是本這樣的書，僅印三百本，最特別的地方是書後印有一頁《本書擬贈書師、書友名錄》，是印書之前已列好的名單，贈出二百二十冊，餘下能發售的，不足二百冊。我有幸名列書內，獲贈書，否則難以買到在千里外小城所出的書。

胡榮茂的《書外雜寫》（十張書友工作室，二〇〇七）就是本這樣的書，僅印三百本，最特別的地方是書後印有一頁《本書擬贈書師、書友名錄》，是印書之前已列好的名單，贈出二百二十冊，餘下能發售的，不足二百冊。我有幸名列書內，獲贈書，否則難以買到在千里外小城所出的書。

胡榮茂的《書外雜寫》（十張書友工作室，二〇〇七）就是本這樣的書，僅印三百本，最特別的地方是書後印有一頁《本書擬贈書師、書友名錄》，是印書之前已列好的名單，贈出二百二十冊，餘下能發售的，不足二百冊。我有幸名列書內，獲贈書，否則難以買到在千里外小城所出的書。

胡榮茂的《書外雜寫》（十張書友工作室，二〇〇七）就是本這樣的書，僅印三百本，最特別的地方是書後印有一頁《本書擬贈書師、書友名錄》，是印書之前已列好的名單，贈出二百二十冊，餘下能發售的，不足二百冊。我有幸名列書內，獲贈書，否則難以買到在千里外小城所出的書。

胡榮茂的《書外雜寫》（十張書友工作室，二〇〇七）就是本這樣的書，僅印三百本，最特別的地方是書後印有一頁《本書擬贈書師、書友名錄》，是印書之前已列好的名單，贈出二百二十冊，餘下能發售的，不足二百冊。我有幸名列書內，獲贈書，否則難以買到在千里外小城所出的書。

胡榮茂的《書外雜寫》（十張書友工作室，二〇〇七）就是本這樣的書，僅印三百本，最特別的地方是書後印有一頁《本書擬贈書師、書友名錄》，是印書之前已列好的名單，贈出二百二十冊，餘下能發售的，不足二百冊。我有幸名列書內，獲贈書，否則難以買到在千里外小城所出的書。

胡榮茂的《書外雜寫》（十張書友工作室，二〇〇七）就是本這樣的書，僅印三百本，最特別的地方是書後印有一頁《本書擬贈書師、書友名錄》，是印書之前已列好的名單，贈出二百二十冊，餘下能發售的，不足二百冊。我有幸名列書內，獲贈書，否則難以買到在千里外小城所出的書。

胡榮茂的《書外雜寫》（十張書友工作室，二〇〇七）就是本這樣的書，僅印三百本，最特別的地方是書後印有一頁《本書擬贈書師、書友名錄》，是印書之前已列好的名單，贈出二百二十冊，餘下能發售的，不足二百冊。我有幸名列書內，獲贈書，否則難以買到在千里外小城所出的書。

胡榮茂的《書外雜寫》（十張書友工作室，二〇〇七）就是本這樣的書，僅印三百本，最特別的地方是書後印有一頁《本書擬贈書師、書友名錄》，是印書之前已列好的名單，贈出二百二十冊，餘下能發售的，不足二百冊。我有幸名列書內，獲贈書，否則難以買到在千里外小城所出的書。

胡榮茂的《書外雜寫》（十張書友工作室，二〇〇七）就是本這樣的書，僅印三百本，最特別的地方是書後印有一頁《本書擬贈書師、書友名錄》，是印書之前已列好的名單，贈出二百二十冊，餘下能發售的，不足二百冊。我有幸名列書內，獲贈書，否則難以買到在千里外小城所出的書。

胡榮茂的《書外雜寫》（十張書友工作室，二〇〇七）就是本這樣的書，僅印三百本，最特別的地方是書後印有一頁《本書擬贈書師、書友名錄》，是印書之前已列好的名單，贈出二百二十冊，餘下能發售的，不足二百冊。我有幸名列書內，獲贈書，否則難以買到在千里外小城所出的書。

胡榮茂的《書外雜寫》（十張書友工作室，二〇〇七）就是本這樣的書，僅印三百本，最特別的地方是書後印有一頁《本書擬贈書師、書友名錄》，是印書之前已列好的名單，贈出二百二十冊，餘下能發售的，不足二百冊。我有幸名列書內，獲贈書，否則難以買到在千里外小城所出的書。

## 印書量愈來愈少

許定銘

以前印書的「起碼版」是一千本，即是說你印少於一千本，也收你同樣的印工。大多數的出版者便會出一版印兩千冊，因為「第二千」不用排版，收費便宜很多，兩千本平均算來，成本就低了很多。近年書種愈來愈多，同類的也不少，書的銷量自然下降，存倉費又高企，有些用數碼影印機來印書的公司，推出以百作單位，出版者乾脆只印三幾百本，送送朋友就算。像《星月亮太陽》般能銷五十萬冊，像楊柳的《生命泉》初版即印十六萬三千冊的故事肯定成了神話。

胡榮茂的《書外雜寫》（十張書友工作室，二〇〇七）就是本這樣的書，僅印三百本，最特別的地方是書後印有一頁《本書擬贈書師、書友名錄》，是印書之前已列好的名單，贈出二百二十冊，餘下能發售的，不足二百冊。我有幸名列書內，獲贈書，否則難以買到在千里外小城所出的書。

胡榮茂的《書外雜寫》（十張書友工作室，二〇〇七）就是本這樣的書，僅印三百本，最特別的地方是書後印有一頁《本書擬贈書師、書友名錄》，是印書之前已列好的名單，贈出二百二十冊，餘下能發售的，不足二百冊。我有幸名列書內，獲贈書，否則難以買到在千里外小城所出的書。

胡榮茂的《書外雜寫》（十張書友工作室，二〇〇七）就是本這樣的書，僅印三百本，最特別的地方是書後印有一頁《本書擬贈書師、書友名錄》，是印書之前已列好的名單，贈出二百二十冊，餘下能發售的，不足二百冊。我有幸名列書內，獲贈書，否則難以買到在千里外小城所出的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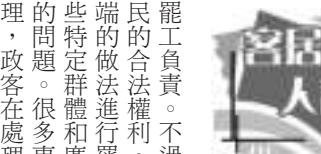
胡榮茂的《書外雜寫》（十張書友工作室，二〇〇七）就是本這樣的書，僅印三百本，最特別的地方是書後印有一頁《本書擬贈書師、書友名錄》，是印書之前已列好的名單，贈出二百二十冊，餘下能發售的，不足二百冊。我有幸名列書內，獲贈書，否則難以買到在千里外小城所出的書。

胡榮茂的《書外雜寫》（十張書友工作室，二〇〇七）就是本這樣的書，僅印三百本，最特別的地方是書後印有一頁《本書擬贈書師、書友名錄》，是印書之前已列好的名單，贈出二百二十冊，餘下能發售的，不足二百冊。我有幸名列書內，獲贈書，否則難以買到在千里外小城所出的書。

胡榮茂的《書外雜寫》（十張書友工作室，二〇〇七）就是本這樣的書，僅印三百本，最特別的地方是書後印有一頁《本書擬贈書師、書友名錄》，是印書之前已列好的名單，贈出二百二十冊，餘下能發售的，不足二百冊。我有幸名列書內，獲贈書，否則難以買到在千里外小城所出的書。

胡榮茂的《書外雜寫》（十張書友工作室，二〇〇七）就是本這樣的書，僅印三百本，最特別的地方是書後印有一頁《本書擬贈書師、書友名錄》，是印書之前已列好的名單，贈出二百二十冊，餘下能發售的，不足二百冊。我有幸名列書內，獲贈書，否則難以買到在千里外小城所出的書。

## 冰凍垃圾



罷工負責。不過，從另一個角度看，在加拿大，罷工是國民的合法權利。工人為爭取自身更好的工資福利而採取極端的做法進行罷工，本也無可厚非。只不過，如何平衡某些特定群體和廣大民衆的利益衝突，確實是此間經常出現的問題。很多事情，不論是合理合法，抑或是合法不合理，政客在處理時往往都是明哲保身，到頭來，受不到保護吃虧的還是小民百姓。

幾年前，鄰居威廉太太給我們一個小貼士：夏季每天把廚房易臭的廢物包好放進雪櫃急凍，等收集日才裝桶拿去，雪櫃容量有限，去臨時收集站又很辛苦，怎麼辦？大兒子開玩笑說：「要不要給你們買個大冰箱專門急凍垃圾？」

多倫多市民十分自律，在市政工人罷工十幾天後，絕大部分馬路和公共場所仍保持整潔。但罷工結束似乎遙遙無期，倘長時間如此下去，這座曾被評為世界最適宜居住的城市仍會那樣美麗迷人嗎？

胡榮茂的《書外雜寫》（十張書友工作室，二〇〇七）就是本這樣的書，僅印三百本，最特別的地方是書後印有一頁《本書擬贈書師、書友名錄》，是印書之前已列好的名單，贈出二百二十冊，餘下能發售的，不足二百冊。我有幸名列書內，獲贈書，否則難以買到在千里外小城所出的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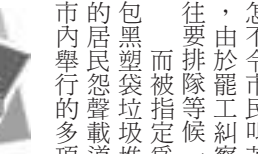
胡榮茂的《書外雜寫》（十張書友工作室，二〇〇七）就是本這樣的書，僅印三百本，最特別的地方是書後印有一頁《本書擬贈書師、書友名錄》，是印書之前已列好的名單，贈出二百二十冊，餘下能發售的，不足二百冊。我有幸名列書內，獲贈書，否則難以買到在千里外小城所出的書。

胡榮茂的《書外雜寫》（十張書友工作室，二〇〇七）就是本這樣的書，僅印三百本，最特別的地方是書後印有一頁《本書擬贈書師、書友名錄》，是印書之前已列好的名單，贈出二百二十冊，餘下能發售的，不足二百冊。我有幸名列書內，獲贈書，否則難以買到在千里外小城所出的書。

胡榮茂的《書外雜寫》（十張書友工作室，二〇〇七）就是本這樣的書，僅印三百本，最特別的地方是書後印有一頁《本書擬贈書師、書友名錄》，是印書之前已列好的名單，贈出二百二十冊，餘下能發售的，不足二百冊。我有幸名列書內，獲贈書，否則難以買到在千里外小城所出的書。

胡榮茂的《書外雜寫》（十張書友工作室，二〇〇七）就是本這樣的書，僅印三百本，最特別的地方是書後印有一頁《本書擬贈書師、書友名錄》，是印書之前已列好的名單，贈出二百二十冊，餘下能發售的，不足二百冊。我有幸名列書內，獲贈書，否則難以買到在千里外小城所出的書。

## 孝之禮



說到孝，其實在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聞與孝有關的表述，譬如「某不孝」，或者「不孝有三」之類。古已有之的「二十四孝」的故事，雖然今天已經不像先人們那麼流傳堅持，但漢孝子董永賣身葬父的故事，今天的人們通過那些多少帶有些搞笑色彩的「戲說」而有所耳聞。

「五四」以來，在中國傳統父子關係秩序中，兒子的權利被大力宣揚，雖然並沒有就直接抨擊動搖父親的權利，但卻還是讓傳統父子關係秩序發生了改變。傳統父子關係或者倫理秩序究竟是怎樣的呢？這裡僅舉兩例來略為說明。

《禮記·曲禮下》中說：子之事親也，三諫而不聽，則號泣而隨之。

兒子對父親提建議，有可能不為父所接納，甚至還可能遭到父親叱責。作為兒子，有義務再次向父親陳述自己的意見——如果認為自己的意見有道理而且有必要堅持的話，結果可能依然如故，父親還是不聽，那就「再諫」，跟大臣向君王進諫並無區別。如果父親還是不聽，兒子的義務並沒有因此而結束，此時作為「孝之禮」，兒子不是直接與父親衝撞，也不是棄老父而不顧，自己揚長而去，而是哀號之中，按照父親的意願而行事。這樣的「孝之禮」，在世界上即便不算是獨一無二，也絕對算得上極為獨特。至於其中的道理，或者不為今天的年輕人所接受，心中亦甚不以為然。然而僅僅從倫理上看，這樣一種被高度強調維護的父子關係秩序，其中亦不乏讓人動容之處。

再譬如說到侍奉患病的雙親高堂。今天的兒女都有自己的工作需要忙碌，父母病床，或者以為寄些錢藥或者請了保姆護理，就已經算是盡到了孝心。但在傳統孝禮文化中，這只可能算是今人的無奈，斷非古人孝之禮所能允許。

《禮記·曲禮下》中說，「親有疾，飲藥，子先嘗之。醫不三世，不服其藥」。父母高堂有病延醫，買藥煎湯，侍奉於高堂之前，事先還必須自己親口嘗嘗，這當然不是為了檢測湯藥是否有毒，而是要親身感受體驗父母之病痛之苦。即便是延醫看病，也有講究，不是隨便找個郎中看看，開張藥方就算是盡到了孝心，而是要去找、去請那祖孫三代世代為醫的高明郎中，只有這樣，才算是發自肺腑感同身受地在為父母驅除病魔。

誰都知道今天的病人到醫院去之後是如何看病的，古代孝禮文化中那些今天看來不免迂腐苛嚴的條文規定，在今天的生活環境中大多已難以實行。但是，古代孝禮文化所維繫的倫理精神，其中有些東西，即便到了今天，依然值得去關注思考甚至身體力行，原因其實很簡單，我們任何人既為人子，亦為人父。在這樣一種倫理秩序中，它所竭力所維護的，其實是在親情倫理關係背後的父子真情。唯一需要提示的是，有時候這種禮儀文化中過於突出了繁縟細節，而遮蔽甚至忽略了父子間這種真情其實更為難能可貴。

其實，只要有這種真情在，那些禮儀規則所努力維護的，不是就在我們的手足眼口之間嗎？

當我們開車到市府指定的臨時垃圾收集站時，糾察線外只有八、九輛車在等候進入。內子趕過去打聽消息，得知每十分鐘左右就會有三輛車進去。天下着雨。我邊過邊暗自慶幸，沒有選錯時機，既避免烈日暴曬，也聞不到空氣中惡臭，而目來的人也不多。

自六月下旬開始，多倫多市政工人因勞資合約談判破裂進行罷工，每周一次上門的垃圾收集工作暫停。頭幾天正碰到多市今年以來最熱的天氣，本來裝在指定的綠桶中的廚房廢物，如雞皮魚骨、殘渣剩飯等東西，經過七天的擱置，已發出陣陣臭味，甚至蛆蟲蠕動，如今，桶滿而無人收集，且垃圾逐日增加，怎不令市民叫苦連天！而更慘的是，垃圾拿到臨時收集站，由於罷工糾察線隔固定時間才放行，二、三輛車，所以往往要排隊等候一兩個鐘。

而被指定為臨時收集站的，都是公園空地，但見一包包黑壓壓垃圾堆積如山，臭氣沖天，污水橫流，住在附近的居民怨聲載道。適逢七月一日是加拿大國慶日，原定在市內舉行的多項大型慶祝活動被迫取消，包括華人社區聯合組織的慶祝加拿大國慶大遊行。

難怪有居民不滿地說，打政府工是鐵飯碗，眼下受金融海嘯衝擊，不失業是時候。但年驕歸年驕，無權無勢的小市民又能如何？根據調查顯示，百分之七十六的多倫多民衆認為工會要為這次罷工的合法權利。工人為爭取自身更好的工資福利而採取極端的做法進行罷工，本也無可厚非。只不過，如何平衡某些特定群體和廣大民衆的利益衝突，確實是此間經常出現的問題。很多事情，不論是合理合法，抑或是合法不合理，政客在處理時往往都是明哲保身，到頭來，受不到保護吃虧的還是小民百姓。

胡榮茂的《書外雜寫》（十張書友工作室，二〇〇七）就是本這樣的書，僅印三百本，最特別的地方是書後印有一頁《本書擬贈書師、書友名錄》，是印書之前已列好的名單，贈出二百二十冊，餘下能發售的，不足二百冊。我有幸名列書內，獲贈書，否則難以買到在千里外小城所出的書。

胡榮茂的《書外雜寫》（十張書友工作室，二〇〇七）就是本這樣的書，僅印三百本，最特別的地方是書後印有一頁《本書擬贈書師、書友名錄》，是印書之前已列好的名單，贈出二百二十冊，餘下能發售的，不足二百冊。我有幸名列書內，獲贈書，否則難以買到在千里外小城所出的書。

胡榮茂的《書外雜寫》（十張書友工作室，二〇〇七）就是本這樣的書，僅印三百本，最特別的地方是書後印有一頁《本書擬贈書師、書友名錄》，是印書之前已列好的名單，贈出二百二十冊，餘下能發售的，不足二百冊。我有幸名列書內，獲贈書，否則難以買到在千里外小城所出的書。

胡榮茂的《書外雜寫》（十張書友工作室，二〇〇七）就是本這樣的書，僅印三百本，最特別的地方是書後印有一頁《本書擬贈書師、書友名錄》，是印書之前已列好的名單，贈出二百二十冊，餘下能發售的，不足二百冊。我有幸名列書內，獲贈書，否則難以買到在千里外小城所出的書。

## 珍愛生命

冬泉



恐懼會是多麼愚昧和可怕？愛滋病患者孟林通過電視節目，講述他向家人坦承患病的經過。他選擇公開，其實已選擇永遠離家，但在內心深處仍渴望聽到哪怕一句挽留之辭。可是，他失望了。走時，他是用套着塑膠袋的手自己開門的，而且接觸碰的是門的上部。直到最後一刻，他的每一動作都顯示請家人放心，他不會留下病毒。其實，愛滋病傳染的途徑是血液，就是說，患者手上套着塑膠袋也好，觸碰門的上部也好，都是沒有意義的，只是向家人表示的深切愛意，當然

胡榮茂的《書外雜寫》（十張書友工作室，二〇〇七）就是本這樣的書，僅印三百本，最特別的地方是書後印有一頁《本書擬贈書師、書友名錄》，是印書之前已列好的名單，贈出二百二十冊，餘下能發售的，不足二百冊。我有幸名列書內，獲贈書，否則難以買到在千里外小城所出的書。

胡榮茂的《書外雜寫》（十張書友工作室，二〇〇七）就是本這樣的書，僅印三百本，最特別的地方是書後印有一頁《本書擬贈書師、書友名錄》，是印書之前已列好的名單，贈出二百二十冊，餘下能發售的，不足二百冊。我有幸名列書內，獲贈書，否則難以買到在千里外小城所出的書。

其中也慘雜了巨大的「歉意」。家人後來把孟林留下的所有用品和用具都付之一炬。一些醫院也這樣做，把去世的愛滋病人接觸過的用具，甚至連坐過的椅子，都燒掉。醫務工作人員這樣做，心態就有些奇怪了，以他們的專業知識來看，這樣做是滑稽的，荒唐的。不過由此可見，人間對愛滋病恐懼有多麼強大，但難道也不是愚昧力量的強大？

對愛滋病的恐懼，其實更顯示了對生命的貪戀。但貪戀不是珍愛，二者是不同的。貪戀與愚昧結伴而行，而珍愛多半是智慧舉動，是勇敢行為，展示的是崇高。河南醫生高耀潔直接坐到愛滋病人的

胡榮茂的《書外雜寫》（十張書友工作室，二〇〇七）就是本這樣的書，僅印三百本，最特別的地方是書後印有一頁《本書擬贈書師、書友名錄》，是印書之前已列好的名單，贈出二百二十冊，餘下能發售的，不足二百冊。我有幸名列書內，獲贈書，否則難以買到在千里外小城所出的書。

胡榮茂的《書外雜寫》（十張書友工作室，二〇〇七）就是本這樣的書，僅印三百本，最特別的地方是書後印有一頁《本書擬贈書師、書友名錄》，是印書之前已列好的名單，贈出二百二十冊，餘下能發售的，不足二百冊。我有幸名列書內，獲贈書，否則難以買到在千里外小城所出的書。

胡榮茂的《書外雜寫》（十張書友工作室，二〇〇七）就是本這樣的書，僅印三百本，最特別的地方是書後印有一頁《本書擬贈書師、書友名錄》，是印書之前已列好的名單，贈出二百二十冊，餘下能發售的，不足二百冊。我有幸名列書內，獲贈書，否則難以買到在千里外小城所出的書。

胡榮茂的《書外雜寫》（十張書友工作室，二〇〇七）就是本這樣的書，僅印三百本，最特別的地方是書後印有一頁《本書擬贈書師、書友名錄》，是印書之前已列好的名單，贈出二百二十冊，餘下能發售的，不足二百冊。我有幸名列書內，獲贈書，否則難以買到在千里外小城所出的書。

胡榮茂的《書外雜寫》（十張書友工作室，二〇〇七）就是本這樣的書，僅印三百本，最特別的地方是書後印有一頁《本書擬贈書師、書友名錄》，是印書之前已列好的名單，贈出二百二十冊，餘下能發售的，不足二百冊。我有幸名列書內，獲贈書，否則難以買到在千里外小城所出的書。

床頭，許多志願者來到愛滋病流行地區幫助患者，就是珍愛生命的明證，體現的是人類的精神文明。

歷史上，珍愛生命最感人的範例是十九世紀的比利時神父戴米安。他獨自來到夏威夷的莫洛凱島上，當時那兒是麻風病流行區，好些患者身上已開始潰爛。戴米安神父上島第一天，就和麻風病人一道睡在樹下。戴米安神父一直留在島上，最後自己也染上麻風病。戴米安神父挑戰了麻風病，更挑戰了人世間對麻風患者的恐懼，正是這種恐懼產生了非正義和歧視。出現恐懼和歧視，不管多麼順理成章，又如何合乎邏輯，終究是人類的耻辱，可是戴米安神父實踐了「從我做起」，用行動來洗刷。

胡榮茂的《書外雜寫》（十張書友工作室，二〇〇七）就是本這樣的書，僅印三百本，最特別的地方是書後印有一頁《本書擬贈書師、書友名錄》，是印書之前已列好的名單，贈出二百二十冊，餘下能發售的，不足二百冊。我有幸名列書內，獲贈書，否則難以買到在千里外小城所出的書。

胡榮茂的《書外雜寫》（十張書友工作室，二〇〇七）就是本這樣的書，僅印三百本，最特別的地方是書後印有一頁《本書擬贈書師、書友名錄》，是印書之前已列好的名單，贈出二百二十冊，餘下能發售的，不足二百冊。我有幸名列書內，獲贈書，否則難以買到在千里外小城所出的書。

胡榮茂的《書外雜寫》（十張書友工作室，二〇〇七）就是本這樣的書，僅印三百本，最特別的地方是書後印有一頁《本書擬贈書師、書友名錄》，是印書之前已列好的名單，贈出二百二十冊，餘下能發售的，不足二百冊。我有幸名列書內，獲贈書，否則難以買到在千里外小城所出的書。

胡榮茂的《書外雜寫》（十張書友工作室，二〇〇七）就是本這樣的書，僅印三百本，最特別的地方是書後印有一頁《本書擬贈書師、書友名錄》，是印書之前已列好的名單，贈出二百二十冊，餘下能發售的，不足二百冊。我有幸名列書內，獲贈書，否則難以買到在千里外小城所出的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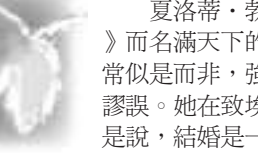
胡榮茂的《書外雜寫》（十張書友工作室，二〇〇七）就是本這樣的書，僅印三百本，最特別的地方是書後印有一頁《本書擬贈書師、書友名錄》，是印書之前已列好的名單，贈出二百二十冊，餘下能發售的，不足二百冊。我有幸名列書內，獲贈書，否則難以買到在千里外小城所出的書。

胡榮茂的《書外雜寫》（十張書友工作室，二〇〇七）就是本這樣的書，僅印三百本，最特別的地方是書後印有一頁《本書擬贈書師、書友名錄》，是印書之前已列好的名單，贈出二百二十冊，餘下能發售的，不足二百冊。我有幸名列書內，獲贈書，否則難以買到在千里外小城所出的書。

胡榮茂的《書外雜寫》（十張書友工作室，二〇〇七）就是本這樣的書，僅印三百本，最特別的地方是書後印有一頁《本書擬贈書師、書友名錄》，是印書之前已列好的名單，贈出二百二十冊，餘下能發售的，不足二百冊。我有幸名列書內，獲贈書，否則難以買到在千里外小城所出的書。

## 迷人精在哪兒？

司徒佳



夏洛蒂·勃朗特，這位寫出長篇《簡愛》而名滿天下的才女，婚姻問題上的看法經常似是而非，強硬到僵硬的地步，因而成為謬誤。她在致埃倫·納西的信中說，「我不是說，結婚是一樁罪惡，或者結婚的願望是一樁罪惡」，僅這番話就斷了她的咄咄逼人。結婚是不是罪惡，是根本無須討論的常識，她又何必表示「不是說」？

勃朗特這番話只是開場白，果然，接下來就是非常要不得的「可是」，「對於既無財產又無姿色的女人，把結婚當作她們願望和希冀的主要目標，最好老老實實去考慮其他事情，而不要考慮婚姻問題——那就是愚蠢，為我所不齒」。這段「可是」真是可怕，而且主要是蠢得可怕。論及財產和相貌，無論哪個時代、哪個社會，就普通男女而言，都是有財有貌，或者是有貌無財，而更大多數是既無財產又無姿色。然而，正是這樣的大群體在生兒育女，難道是在幹愚蠢的事？他們可是在為人類繁衍後代啊。

勃朗特也分明把「姿色」的範疇規定得太狹窄了。一個姿色不佳的女性，極可能嗓子甜美、身材無可挑剔，加上性格開朗和善解人意，在大多數智慧多、激情少的男人眼中，其貌不揚的弱點幾乎就不顯現，或者不存在。而社會上無數慘痛的個案也在教育男士，「紅顏禍水」之說自然偏頗，但以擇妻者大多落得自找苦吃也是普遍事實。

似乎這也是人世間的鐵律：相貌平平者，婚嫁平順；姿色出眾者，多婚多戀。冥冥之中有一台分配公平的機器在運作。日本作家村上龍說，他有段時間天天上午坐在街心花園寫作並觀察，發現領着小兒女遊玩的年輕主婦，幾乎全都相貌平庸。這些白領職員家屬過着衣食無憂的生活，表情當然滿足而安詳。人們不由要想：與這些幸福主婦同齡的美女們、「迷人精」們在哪兒？何時能結婚成家 and 生養小寶寶？那可難說了。